

SHANGHAI GONGREN JIASHI XUAN



上海工人家史选之三

铁锤砸碎旧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目 录

铁锤砸碎旧世界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丁根福家史 ……………(1)

钢城老将话今昔

——上海第三钢铁厂退休老工人张秋远的家史 ……………(31)

大路新歌

——上海城建局沪南工务所老工人朱为山的家史 ……………(58)

雾海茫茫太阳开

——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老海员王友根的家史 ……………(76)

血泪漫“金山”

——上海五岭旅社(原金山饭店)老工人高启元的家史 ……………(121)

高楼大厦是见证

——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吴田根讲家史 ……………(145)

铁锤砸碎旧世界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丁根福家史

一九七四年春节前的一个上午，一辆上海牌越野汽车，迎着朝阳，向金山方向飞驰。紧挨着司机，坐着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显露着激动和兴奋的表情。他，就是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的退休打桩工、共产党员丁根福老师傅。

这一天丁师傅到公司去领退休工资，听说自己过去的老班组正在巨大的金山工地打基础。老班组的同志们，干劲很粗，提出了“十天打完三百五十根长桩”的战斗口号。利用两台桩架，十天打这么多长桩，这是打桩史上没有过的速度。听到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丁根福怎么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搭乘公司的便车，到工地去看一看。他多么想去参加这场战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把力啊！

杭州湾畔的金山工地，方圆几十里的海滩上，千军万马，人声鼎沸，机声隆隆。满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来往飞驰；高大的红旗塔吊威武地伸展着巨臂，把几十吨重的大梁轻轻抓起，一瞬间就将钢筋铁骨拼结起来；土建工人正在争分夺秒，实现标语牌上的誓言：“一天一垛墙，三天一层楼”……。

下了车，丁根福老远就看见了两座四十米高的巍巍桩架，

“嗵嗵”的汽锤声，又亲切地在耳边回响。红色巨幅标语高挂在桩架上：“元旦社论鼓人心，赤胆忠心干革命；十天打完三百五，顶风冒雪学大庆！”大团大团的蒸汽从汽阀里喷吐出来，如一朵朵白云飘浮蓝天，好象谁用一支支巨大的彩笔正在描绘着社会主义祖国最新最美的图画。

面对着这幅生动的画面，丁师傅激动得眼眶都润湿了；只有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规模和惊人速度！

他走近桩架一看，除了几个老同事以外，还增添了不少年轻人。大家看老丁来了，都亲切地抢着和他握手。老同事们问道：“丁师傅这么大年纪，还跑到寒风飕飕的海滩边来干啥？”青年们打趣地说：“丁师傅心里牵挂着打桩活，是不放心我们吧？”老丁忙回答说：“不，不！大家这么干劲冲天，我这老头子能在家安心吗？我要亲眼看一看祖国建设的新面貌哇！”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熟练地攀上了桩架台，这儿摸摸，那儿拧拧，打开炉门，铲几锹煤，让炉火烧得更旺；扶正桩头，让基础打得更牢。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他擦了把汗，又来到卷扬机手身旁，一看开车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于是就在旁边仔细地端详起来，动作是那么熟练而果断，十吨重的镡头在他的操纵下，显得那么轻巧听话，用不了半个小时，长桩就深深地埋在地下了。老丁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等打完一根桩后，就问道：“学了多长时间啦？”青年人回答：“一年多一点。”老丁高兴地说：“学得真快啊，现在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强。”接着就对小青年说：“来，来，让我这老卷扬机手来试试。”小青年兴奋地说：“丁师傅，刚才打的桩头是第三百五十根，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要到春节以后才有新任务。”老丁只得遗憾地搓着手说：“唉！这一趟我还是赶晚了哇！”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报喜的锣鼓响起来了。老丁亲眼目睹了如今建设的惊人速度，打桩的新水平，看到新一代茁壮成长。他深为自己是一名老打桩工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丁根福向海堤外极目望去，啊！茫茫大海，白浪滔天，打鱼船扬帆飘浮在海面。他注视着顺风鼓帆的船只，蓦然一个念头闯进了脑海，把他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打桩小工的悲惨遭遇

那是一九二六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天空盖着厚厚的乌云，黄浦江上北风呼号，波涛滚滚。一只小船破浪而来，船到岸边还没有靠稳，一个身材高大农民装束的人，急忙一个大步跨上岸来。他赤着双脚，一条纳着密密麻麻补丁的裤子上沾满了泥浆，裤管卷到膝盖上。他背上驮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瘦骨嶙峋的青年。他们带着满面焦急的神色，匆匆地向浦东高庙方向赶去。背上的孩子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一只垂着的右手给一些破布裹着，渗透鲜血，变得殷红殷红。

这就是在上海“陈根记”做打桩工的丁家父子三人：中年人叫丁妙生，驮着的是他的二儿子丁根福，背后跟着的是大儿子丁全福。

当父子三人踏进黄浦江边的破屋时，天色已全黑了。微弱的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锅灶边，孩子们正在捡白天拾来的菜皮，单等着父亲买了米来下锅。一看到父亲驮着受伤的根福

回来，一家人马上围了上来。母亲心疼地抚摸着轧坏了手的二儿子，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如何给根福治伤哪？”年迈的祖母急忙从邻居家里弄来了一把香灰，给孙子轻轻地敷上，重新包扎起来。

丁根福全家共有十口人：年迈的祖母，父亲，母亲，一个哥哥，四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成年累月地奔波在打桩工地，东打点短工、西找点零活，挣回几个钱，哪里够一家人吃的！祖母和母亲白天在全家仅有的一亩土地上种些菜，夜里还要纺纱织布，卖了菜和布，全家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全福和根福十岁出头，就跟着父亲到建筑工地上去干杂活。弟妹们成天在外拾菜皮，到江边摸螃蟹。他们小小的年纪，已经尝遍了辛酸苦难。

这些天来，丁家父子三人在龙华“陈根记”老板那里打桩。父亲和哥哥要为全家张罗一天吃的，每天早出晚归。根福就睡在工地上。根福白天干了十几个小时的活，夜里就在几张破芦席围起来的桩架下睡觉。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小根福冻得直打哆嗦。在草铺上刚睡一会儿，天还没亮，工头就吆喝着他起来了。

根福睡眠惺松，不得不起来又干起繁重的杂活。他在工地上来回奔跑，一会儿到东搬柴烧水，一会儿到西铲煤清渣，一会儿还要跑去拉桩架上的钢丝绳。一天累死累活地做了十几个钟头，换来的是两顿吃不饱的霉米饭和咸菜汤。

卷扬机开动了，钢丝绳一匝一匝地卷上去，根福忙奔过去使劲地拉着、理着，不让它打圈，累得满头大汗。正在拉时，没料到那凶神恶煞似的工头已来到身后，只听得一声吼：“小赤佬，还不用动拉！”腿弯里已挨了一脚，根福的腿一软，身子就

倒了下去。这时卷扬机正“嘎嘎”地快速转动，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跟着毛刺刺的钢丝绳到了滚筒边上，一阵刺心的疼痛，连忙将手一抽，幸好人没有被卷进去，可是手已被拉得血肉模糊，一个手指骨也被压碎了。十指连心痛，小根福顿时昏厥了过去。工头一看夹起弹簧鞭，拔脚溜走了。等到父亲和工友们闻声赶到，只见小根福倒在地上，忙找了点旧布头把他的手裹起来，止一止血，可这顶什么用？手上的血管已经破裂，血不住地往外冒。这时“陈根记”老板来工地监工，看到这种情形，凶狠地说：“这里不是养人的地方，搁不起吃闲饭，你快把他带回去！”说完一挥手走了。老板的几个走狗又吆五喝六地嚷道：“怎么，你还不识相点，快走！”丁妙生瞪了他们一眼，悲愤地背起小根福，拖着全福，走出了“陈根记”打桩工地……

如今，少了一个人干活，多了一张嘴吃饭，根福全家的生活更加凄惨。家里几天揭不开锅，孩子们饿得哇哇地直叫，母亲心如刀绞，她看着一个个孩子，想不出一办法。丁妙生满腔愤慨：“这吃人的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

就在这苦难生活的折磨下，根福的三个弟弟先后给活活饿死了。

望着一个个死去的孩子，母亲和祖母哭得死去活来。大哥全福为了体贴在家里养伤的根福，为了照顾母亲和祖母，为了和未老先衰的父亲分挑家庭的重担，他更加拚命地做活。每天清早出去打短工前，还挑上一担盐，赶到市里去卖，然后再急匆匆地到工地上去上工。

哥哥全福累死累活地干着，二十来岁的人，看起来象有三、四十岁了，脸色灰白，两边的颧骨高高突起，人瘦得象根芦柴棒。可他一声不吭地咬着牙，硬撑着干。

一个清晨，根福看着走路也摇摇晃晃的哥哥，又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去上工，心里十分难受。他拉着哥哥的手，饱噙着眼泪心疼地说：“哥哥，你病得这样厉害，还是在家歇歇吧，让我代你去。”全福发烧已好几天了，他瞒着父母，可瞒不过根福的眼睛。这时，全福感激地看了看弟弟，眼光落在弟弟的手上，那畸形的手就象一把芒刺，扎着全福的心，于是他毅然地推开了弟弟的手，难过地说：“弟弟，你不能去。我就是豁出了命，也不能让你的手去拉钢丝绳！”说完就跟着父亲，一摇一晃地走了。

根福哪里安得下心，他悄悄地尾随在哥哥身后，来到了工地。

根福到了工地，见到哥哥全福和另一个工友正在步履艰难地扛方子。那重有四百多斤的方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全福一步一咬牙，双腿直打颤。根福心里正在担心哥哥会出什么事故时，只见全福一个踉跄，方子从肩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只喘粗气。工友们连忙把他扶起，让他坐到旁边的石块上休息一下。根福赶到他身边：“哥哥！”丁全福睁开眼睛看到根福，脸上露出了几丝苦笑说：“你怎么又来了！”话没讲完，工头手扬皮鞭又走来了，喊道：“工地上不是让你坐着享福的。不做到晚上，别想拿一分钱。”他一眼又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根福，抡起皮鞭就打：“小赤佬，你也想来骗饭吃！”全福一看弟弟遭打，忙用身子来挡，一边喝道：“不准欺侮小孩！”一边叫弟弟快回家去。根福无可奈何，含着热泪离开了工地。

夜来得这么迟，根福倚在门旁，左盼右盼还不见父亲和哥哥回来。等了好一会，前面才来了一个高大的人影，“怎么只有一个人呢？”根福感到奇怪。渐渐地看清楚了，父亲的背上

驮着哥哥。

一进了门，全福就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还来不及和弟弟说上一句话，就咽了气。临死，手里还捏着几个铜板的工钱，口微微张开，好象要和这黑暗的世道评理：难道穷人的生命只值这几个铜板！

高楼脚下的血泪仇恨

哥哥死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有个在康益洋行打桩的邻居不幸出了工伤，要找个替工，问根福愿不愿去。尽管根福那畸形的手还没有长好，可是眼看一家生活无法维持，他只得答应下来。

康益洋行的老板名叫康立德，是个丹麦人。刚来上海时，随身的行李只有一只装了几张图纸的破皮包，身穿一套旧呢服，脚拖一双开口皮鞋，贼溜溜的眼睛，投机家的嘴脸，完全是一个外国流氓。可是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依仗着租界里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庇护，靠着他那招摇撞骗的伎俩，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不几年，便成了一个百万富翁，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

丁根福来到了康益洋行。一个领班把他带到康立德的买办芦逸云那里。洋奴芦买办眯起一双三角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个新来的小工，阴声阴气地问道：“你会做什么？”“打桩的活儿我都做过。”芦买办慢吞吞地转过身去，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张纸来，朝根福面前一摔：“盖个手印。”根福不识字，困惑地看了看旁边的领班。在买办的示意下，领班把那张合同念了一遍。丁根福模模糊糊地只听得：“……在本合同期内

病伤等作自动离职……工资中扣除百分之十五作为伤亡老残之抚恤金……。”念完之后，丁根福按了手印。芦买办叫他跟领班做打桩司炉。

每天天不亮，根福就得把桩架的大炉烧热，把水管里的冷水加热成蒸汽。榔头一响，更忙得不可开交，挥舞着铁锹加煤没个停，可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下来的六毛钱工资，给老板扣去一成半，又给工头扣去二成，到手的就很少了。碰到雨天不干活，就分文也拿不到。

一九三二年秋天，康立德承包了国际饭店工程的打桩生意。

一清早，工地上就“噍噍”地响起了打桩榔头的声音和工人们悲愤深沉的号子声。两台黑黝黝的桩架有三十米高，上面除了锈迹斑斑的角铁和乱七八糟的钢索和葫芦外，一块脚手板也没有。工人爬上高高的架子，只能站在十几公分宽的角铁上操作。榔头每打一下，人就随着桩架剧烈地晃动一下，要是从角铁上滑下来，就得粉身碎骨。二百来平方米的打桩场地，到处堆放着合抱粗的长木桩，两台桩架之间布满了钢索，卷扬机一开，钢索瞬时绷紧，工人一不留心就会被绊倒，甚至弹到半空中摔下来丧命。

康立德为了这笔一根桩头一根金条的生意，是不管工人死活的。他一天要到工地来三、四次，一清早，他要来看一看，人到齐没有，榔头是否在响；中午来转一转，看看工人们吃一顿饭占了他多少时间，催促工人吃完了饭马上开工；傍晚来兜一圈，看看天黑之前还能为他赚多少钱。

一天，根福一早起来，好容易化了两个多小时把炉子烧热，不料在天亮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康立德老板的轿车

喇叭声又响起来了，他摇晃着肥胖的身体下了车，向桩架走去。当他一看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便瞪起了那对吝啬的水泡眼，骂道：“你瞎了眼了，烧炉子不看看天气，用我这么多煤。”边说边朝根福冲了过来，按着他的头就往炉膛里塞，“我要把你当煤烧！”瘦小的根福挣不脱他的魔爪，头发被烧得吱吱响，眼前直冒金花，一股灼热的空气逼得他喘不过气来。正在这危险时刻，工人们看到康立德又在下毒手，就从四面围奔过来。康立德一看形势不妙，忙松了手，想溜走，可是工人们已经团团围住。“不许行凶！”“不许欺侮人！”工地上顿时喊声四起。这时，洋奴芦买办带了几个白俄监工闻声赶来，看到工人们个个都瞪着愤怒的眼睛，知道来硬的已经不行了，连忙陪着笑脸说：“大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要动肝火嘛！”

“什么不要动肝火！”人群中跨出一位毛师傅，气愤地责问芦买办：“我问你，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没有心肝？”问得芦买办哑口无言，拖着康立德如丧家之犬，钻进小轿车里一溜烟地逃走了。

根福的头发已经全被烧焦，满脸水泡。他紧紧地握着毛师傅的手，感激地望着四周围的亲切的工人兄弟，泪水夺眶而出。

为了生活，第二天根福只得带着满头烫伤，又到工地上工。熬苦熬累地又干了一个月，有个卷扬机手出了工伤，因为根福平时已经学会了开车，老板就叫他顶替了这个缺额。

一个漫漫大雾的早晨，国际饭店工地上灰茫茫的一片，桩架在雾气中浸得湿漉漉的。在这大雾之中，工人要爬上二三十米高的桩架干活，一点保护措施也没有，十分危险，可是贪婪的老板只想到“榔头一响，黄金万两”，哪顾工人的死活，逼

着工人冒着大雾开工。

根福检查了一遍机器设备，忽然发现吊锤头的钢丝绳已经断了两股。刚好洋奴芦买办大刺刺地走过来问：“怎么还不开车？”根福指着那根有伤痕的钢丝绳说：“这根钢丝绳很危险，要换一根新的。”其他工人听到了，也围上来看，都说要换新的。芦买办瞟了一眼说：“大惊小怪！动不动要换新的，老板哪有这么多本钱！没关系，开车！”

芦买办把工人们一个个赶上桩架去了。当毛师傅走过根福面前的时候，根福发现他脸色阴沉，似乎有什么急难郁积在心头。忙叫住他问道：“毛师傅，你面色很难看，怎么啦？”

毛师傅叹了口气说：“乡下来信说，我母亲病重，要我马上寄钱回去。我要求老板先算给我半个月工资，他非但不肯，还骂我是找他的麻烦。没办法，我昨天晚上在外面跑了半夜，今天又兜了一个早晨，到处去借，一分钱也没有借到，真急死人。”

根福安慰他说：“别着急，等下工以后大家凑一凑，总能凑几个钱的。”

芦买办发现他们在讲话，又吆喝起来：“快干活，再偷懒，扣你们的工钱！”

毛师傅只得向根福点了点头，走上桩架。根福向踏上角铁的毛师傅喊道：“毛师傅，桩架上滑得很，多加小心！”

锤头“噔噔”地响起来了，每打一锤，桩架被震得摇晃一下，在这大雾天里，根福真为架子上的工人担心，便放慢了锤头的打击速度。不料，吊锤头的那根有伤痕的钢丝绳突然断裂了，锤头松落下来，断了头的钢丝绳连着葫芦弹出去。只见从桩架高空摔下一个人影来，“咚！”的一声，撞在桩架底盘

的角铁上。根福赶忙停了卷扬机，赶下去一看：“啊！这不是毛师傅吗！”急忙想上前扶起他，走近一看，毛师傅的脑壳已经破裂，鲜血和脑浆溅得满地，三十九岁的毛师傅，在帝国主义老板和洋奴的压榨下，就这样活活摔死了！

这时，桩架上的工人也都下来了，他们围在毛师傅尸体旁，握紧双拳，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毛师傅的惨死，是帝国主义老板执意要在大雾天开工逼死的！是洋奴芦买办拒绝调换坏钢丝绳而害死的！是这吃人的世道压死的！

老板康立德和洋奴芦买办自知理亏，躲得远远的，只剩几个白俄监工留在工地上。一会儿，白俄监工陪着帝国主义巡捕来了。他们蛮不讲理地先发制人，叫嚷说：“怎么停了机器！快开工，快开工！”

工人们气愤地说：“人都攒死了，还开什么工！叫老板来，我们要同他算账！”

一个帝国主义巡捕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是他自己不小心跌死的，怪谁？闲人都不准拥在这里，快去干活。”

工人们一听，一齐哄了起来：“没这么便宜，这是叫老板和芦买办逼死的，一定要找他们算清这笔血账！”

康立德和芦买办怕事情进一步闹大，忙派人出来调解，答应给毛师傅收尸，发给丧葬费，才暂时把事情平息下来。

可怜的毛师傅，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未张罗到，自己却先丧了生。可是，在建造国际饭店的整个过程中，失去生命的何止一个毛师傅？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每幢大楼，哪一幢不是造在中国工人的尸骨上的！

钱塘江上的愤怒火焰

一九三六年春天，丁根福随着桩架来到杭州，为钱塘江大桥工程打基础。同去的还有他的堂兄弟丁富道。

杭州的春天，柳枝碧翠，桃花映红，可那是富人们寻欢作乐的天堂。康立德带着家眷，牵着哈巴狗，在这里游山玩水，尽情挥霍。而丁根福和工友们却日日夜夜在工地上卖命。

钱塘江春水涌发，浪涛滚滚。江中浮着木排，安放着桩架。每天，只有一只小木船把几百个工人分批接送到木排上去，工人们就在这个时候有被浪头卷进江里去的危险中打桩。工人一上了木排，就被禁锢在这块小天地里，一干就得十几个小时。每次下工时，接送的木船总是迟迟不来。有一次下工，根福看到木排边上靠着一只设备良好的小火轮，以为是来接工人上岸的，一只脚刚跨上小火轮，就被一个德国监工一脚踢下来，骂道：“穷苦力，这是你乘的吗？”原来这只小火轮是专门接送德国监工和白俄监工的。康立德老板还嫌原有的白俄监工不够，又雇来了在黄河大桥工程做监工的德国流氓，他们每月拿的工资，竟是工人的四十倍。

一天夜里，急骤的暴风雨侵袭着钱塘江，江面狂风呼啸，浪涛连天，一片乌漆墨黑，伸手不见五指。这样恶劣的天气，江中是不能行船的。可是豺狼一般的德国监工嚎叫着，在工人住宿的茅草棚里窜来窜去，挥舞着棍子强迫工人去做夜工。丁根福和堂兄弟丁富道以及十五六个工友，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棚里，听到德国监工的嚎叫，轮到做夜班的丁富道只得从铺上爬了起来，准备动身。几个工人气愤地说：“这种鬼天气

还能做夜工！”“我看船都过不去！”“现在风浪这么大，开船危险，还是等风浪小点再说吧。”

穿着橡皮雨衣的德国监工却蛮不讲理的吼叫着，“这风浪是一时停得下来的吗？现在不去就滚蛋，怕死的以后别想吃这碗饭。”

根福从铺上拿起一件短褂子，披到了富道的身上，说：“挡挡风雨吧。”富道感激地望望哥哥，又把短褂子放回铺上，说：“披上也不管用，白糟蹋了短衫。”说着就走出草棚，钻进狂风大雨中去。

富道出去后，根福一直揣测不安地睡不着，直到快要天亮时，刚要迷迷糊糊地睡着，却突然被一阵惊惶的喊声吵醒。

“翻船了！翻船了！”

根福和工友们从铺上猛跳起来，只见两个浑身湿透的人，跌跌撞撞地走进草棚，一个是船老大，一个是小工头。

根福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赶忙上前去扶住船老大，问他究竟怎么翻的船，现在丁富道和工友们在哪儿？船老大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故的经过。

半夜，几个德国监工把工人们赶上木船，就返身回到宿舍去睡觉了。载着七十八个人的木船，冒着狂风暴雨，向江心驶去，浪头打来，木船就在江面忽上忽下，船内的人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快到江心了，忽然一个浪头打来，把船舵打坏，船立刻失去控制，在江中打转，随波逐流。船老大赶忙喊：“快逃命啊，要翻船啦！”“噻！”的一声，船撞在露出水面的桩头上，接着船就仰底翻身，七十八个人只逃出了船老大和小工头。

狂风怒吼，暴雨直浇，钱塘江水汹涌翻滚，七十六个工人

的躯体埋葬在江底……

丁根福悲愤万分。几个钟头之前，富道被德国监工赶上木船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现今却已葬身江心了。

工人们听到这个噩耗，怒火万丈，不约而同地围聚拢来。人群中有一位工人喊了一句：“我们不干了！走，找老板算账去！”工人们就象潮水般地冒雨向康立德的写字间涌去。

芦买办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打电话给住在杭州城里寻欢作乐的康立德。洋老板一听“工人们闹事”，天一亮，就急匆匆地赶回工地。

工人们提出了“打捞死难者，发给抚恤金”的合理要求，康立德阴险的脸上露出几丝奸笑，假惺惺地对罢工工人说：“抚恤金好说，你们赶快复工，派出代表来洽商，否则耽误了工程，到时候大家发不出工资，可别怪我。”

工人们识破了老板的诡计，提出了：“团结起来斗争到底”的口号。罢工继续到了下午，忽然从外面开来了三卡车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一下了车便气势汹汹地把工人包围起来，墙角上架起了机枪，威胁工人复工！

面对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工人们毫无惧色，寸步不退，斗争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时，在附近造铁路的工人也赶来支援打桩工人的罢工斗争，声势越来越浩大。

罢工继续了两天，工地上一片寂静，康立德象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他迫于工人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打捞死者，发给抚恤金。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战争的火焰烧到了钱塘江畔，康立德带着家眷和洋奴买办、监工，逃回了上海。留下了大批工人，流落在杭州。丁根福在杭州城里打